



宋槧太平御覽



1 3
403
137



43
403
137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妖異部四

變化下

莊子曰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

雌應之於下風而風化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也

淮南子曰夫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

者同命歷陽屬九江郡歷陽縣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

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闕有血

言暮門吏殺雞以血塗門闕明日嫗往視門見血便走上

山因沒又曰有牛哀者病七日化而為虎兄啓戶而人哀搏而殺

之

又曰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毳毛者為駒犢軟者

為皮肉堅首為齒角人不惟也水生蚌蜃山生金玉人不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八



田八幡中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山諸田一人
悼君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圖書田

惟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水生罔象木生畢方
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所識淺也
論衡曰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
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
政爲變非常怪也螿蟮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翼翼不
類螿蟮凡諸螟類多化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鵠小人爲
蟲爲沙

又曰案老子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變爲伏苓伏苓千年
變爲虎魄虎魄千年變爲石膽石膽千年變爲威喜千歲
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狸變爲好女千歲之猿變爲老人
又曰伍被記八公造淮南王安初爲老公不見通須臾皆
成少年又墨守五行書云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蹙

而則成老人含笑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
博物志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以絲白裹九年死
又曰吳王江行食膾棄於中流化而爲魚今魚有名王餘
者長數寸大如箸猶有膾形
又曰無腎民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
化爲人
又曰埋蜻蜒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珠也
又曰江漢有龜人能爲虎俗云龜虎化爲人好着葛衣其
足無踵有五指者皆龜也越隍之國老者時化爲虎寧州
南見有此物
王子年拾遺錄曰崑崙者西方曰須彌山最下層有螭潭
百里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藏潭側有五色石云
是白螭之腸化爲此石

太平御覽 卷之百六十八 二
又曰因燹國去王都十六萬里有解形之民放其身於空
潭先使頭飛於南方次使左手飛於東方次使右手飛於
西方自齊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於體兩手不至遇疾
風吹兩手於北海玄洲上化爲五足之獸則一指爲一足
也

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
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王
獵于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後有一男
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
中山爲杜宇妻宇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
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荆有一人名鼈靈其尸亡
去荆人求之不得鼈靈尸至蜀復生蜀王以爲相時玉山
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鼈靈決玉山民得陸

龜鼈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鼈靈
委國授鼈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鼈靈卽位號曰開明奇帝
生盧保亦號開明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
五丁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號曰石井千人不能動萬
人不能移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後徙治成都秦
惠王時蜀王不降秦秦亦無道出於蜀蜀王從萬餘人東
獵褒谷卒見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
物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土地秦
當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見魃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王
以爲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乃得通
石牛之力也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將其妻女適蜀王居
蜀之後不習水土欲歸蜀王愛其女留之乃作伊鳴之聲
六曲以樂之或曰前是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

山之精也蜀王取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
無幾物故蜀王發卒於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之蓋地
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於是秦王
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於蜀王愛之遣五丁迎女還
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
丁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上化爲石蜀王登臺望之不
來因名五婦候臺蜀王親埋作冢皆致方石以誌其墓
列異傳曰昔鄱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爲業兒
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
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終身不捉弓至孫復學射忽得一
白鹿乃於鹿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年月分
明觀之惋悔乃燒去弧矢
又曰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

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餓送此山立望而形
化爲石
丹陽記曰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騫之母年八十因浴於
後湖化爲龜
搜神記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鵠千歲
龜龍能與人語千歲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能相卜數之
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
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蠶也麥之爲蜾蠃也羽翼生
焉眼目成焉心知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
鶴之爲麀也蛇之爲鼈也蠶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
性變也
又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之蠅蠃細腰之類也其爲物
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而育之則皆化成

己子焉
又曰麥之爲蝶出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以也農夫
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
又曰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蠱
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
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如此
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
之以被至時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墮地噫咤甚愁而其
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平和桓以爲
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還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怪也時南征
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死
又曰昔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殺之於崆峒之野
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

四足于是爲蒙雙氏
續搜神記曰溇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
色爪牙悉真虎鄉人周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
妹亦與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
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迅吼喚甚
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曰
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得知乃以淳酒飲之令
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無所異唯於髀
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
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
云有此術以三尺布數升米麵一赤雄雞一升酒受此法
又曰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
子女盡出戶獨在一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

闕不見人正見木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乃
與人相承當先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積日轉懈遂自
投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數日忽還巡
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
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
似
異苑曰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遁不反郡遣
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莊東拔因語曰汝
看我面仍見眼眼角張身有黃斑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
先依山爲居至林麓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之腳即成其犀
又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
兒根生尋覓見蹲空樹中從頭毛生色如熊問其何故答
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其

形盡爲熊矣

又曰符堅建元年中長安熊人於城南見金走自堅堅遣
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又曰隆安中東海錯魚皆化虎上岸食人
異物志云東海有虎錯或時變成虎將是此耶吳都賦所
謂沈虎潛鹿也越鶴河有魚皆人形而着冠幘俗語曰故
沒郡人悉變而爲魚也
又曰司馬軌之字道爰善射雉太元中將雉下翳此雉屢
雉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
虵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咸謂爲惟張司空云此虵
之所作耳即使搜除庫中果得蛇蛻
又曰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虵形已成枝葉如
故吳郡桐廬長嘗伐竹遺竹一宿見竿化雉頭頸盡就身

猶未變化亦竹爲地爲雉也一節具華山獸賦語
又曰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爲赤雄形尾都變冠綵皆具
唯不能鳴
又曰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綵後相玄
篡八旬而敗
幽明錄曰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
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間賊至走還正見塢壁
已被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
有火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爲何
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磔賊亦
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
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頭似雞土人因號
曰雞山其水爲娥潭

齊諧記曰義熙四年東陽郡大朱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
母居未有婦道宗收債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碎礮之聲
闖不見其母但有烏班虎在其屋中鄉曲驚怛恐虎入其
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以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
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追當
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
班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并戟
刺中其腹然不能卽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床上不能
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暝哭臨
又曰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恂年二十二少來了
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樂治救不損乃復病狂走猶
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有一女子樹下採
桑虎往取之食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門後還作人皆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知取之經一年還家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其
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常得病發狂遂
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便敘其處所并人姓名其同坐人
或有食父子兄弟者於是號泣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
中
嶺微廣州記曰滇陽縣徠民有一家牧牛牛忽舐此兒舐
處肉悉白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
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九

獸部一

敘獸

猛獸

師子

麒麟

國語曰獸三為群

爾雅曰四足而毛謂之獸

說文曰獸守備者也獸足謂之番番獸細毛也斡獸豪也

薦獸所食草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網也以網搏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

皆可獻也時田則守罟備獸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徒虞中謂虞人釐所

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凡祭祀喪

社廟之祭耳焉者取左耳以致攻若斬首折骸

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完其凡獸入于腊人當乾皮毛筋

角入于王府器給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又天官下曰獸醫掌療獸病療獸傷畜獸之疾病凡療獸

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

之者為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凡療

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凡療

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又天官止曰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庖

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豕盲眊

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

冷毛毛長總結也曠失色不澤美也沙斯也交睫腥腥當

為星聲之誤也肉有知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齋可農

杜子春云育眊當為望視又夏官上曰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

之屬擾馴也教

習使之馴服王凡祭祀共猛獸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

者之教無不服又秋官下曰穴氏掌攻螫獸各以其物火之螫獸熊羆之

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以時獻其珎異皮革

又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游囿之離宮牧百獸備養衆

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

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物

又司馬職曰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

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獸公

公也小獸私之以自辨也

又曰東北曰幽州畜宜四擾四擾馬西北曰并州畜宜五

擾五擾馬牛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

於中國○列子曰東方有國人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
得○呂氏春秋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
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我得地之道而不以
我爲三公乃使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
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徜徉於野以爲患帝舜於是殛之
於羽山○又曰故享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然
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

又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豺祭獸戮禽戮殺也

淮南子曰猛獸不群鷲鳥不雙

又曰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凡毛者生於庶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又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也

抱朴子曰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

狸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稱三
公者馬也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稱人君者猴也稱
左卿者猿也稱將軍者老馬也稱姓字者犬也稱陽城公
者狐也

齊卞彬禽獸記錄曰羊性淫而根猪性險而率狗性險而
出皆指斥當時貴勢羊淫根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
狗險出謂呂文度也

異苑曰永康舒壽夫與同里獵於遠山羣犬吠深茂處異
面看之見樹下有一老公長可三尺頭鬚蒙然面縐齒落
通身黃衣裁能動搖因問爲是何人而來在此直云我有
三女姿容美兼多伎藝彈琴賦詩閑究五典舒夫等共縛
束令出女公曰我女仍居深房洞庭之中非自往喚不可
得也請解我繩當呼女也獵人猶不置俄而變成一獸黃

色四足其形似鼻又復如狐頸長三尺頭生一角耳高於
 頂面故類人舒夫等大懼狼狽放解倏忽失處
 又曰東陽西寺七佛屋太元中龕下有一物出頭如鹿有
 法獻道人追而觀之於是吐味噴洒氣若雲霧至元嘉十
 四年四月七日此頭復出尋覓其處亦無孔穴年年有聲
 殷若小雷

猛獸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犬子似狸
 而色黃帝怪其羸細禿悴問使者何謂猛獸使者對曰猛
 獸生崑崙食氣飲露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忽叫如天雷
 霹靂之聲諸牛羊馬豕犬之屬皆驚駭以付上林苑徑上
 虎頭溺虎口法十許步虎輒閉日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
 在

博物志曰魏武伐躡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
 衆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輒上師子將至便跳
 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兒還未至四十里
 鷄犬皆無鳴吠也

師子

後周書曰楊忠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
 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撝于因以字之
 說文曰撝師子也
 爾雅曰狡狴如獒猫食虎豹郭璞注曰即師子也狡音酸
 狴音倪獒音機奸文淺毛也
 穆天子傳曰狡狴日走五百里郭璞注曰師子也食虎豹
 東觀漢記曰陽嘉中疏勒國獻師子封牛師子形似虎正
 黃有鬃音而尾端茸毛大如斗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枝形

似麟而無角

魏略曰大秦國無盜賊但有師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也

宋書曰宗慤討林邑王范陽邁領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尅林邑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巫生敬則而胞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後位至太尉尋陽公

唐書曰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師子從地踊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刃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昌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

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反爲所敗其王姓大倉名礮密模未賦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又曰中宗朝大石國使請獻師子姚壽上疏陳曰師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惣停不殺以闡大慈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翺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此使

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末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里有師子辟邪鬘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

宋炳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

竺欲向大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吼之聲驚天怖地頃
之但見百獸率走踰地至絕而四巨象虺焉而至以鼻卷
泥自厚塗數尺數噴鼻偶立俄有師子三頭見於山下直
搏四象崩血若濫泉巨樹草偃
法顯記曰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
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子與沙門爭此住處
時沙門理屈於是共誓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當有靈驗
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外道懼怖心服而還
國史補曰開元末西域獻師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
井師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
虞世南師子賦曰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為狀
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脩尾勁毫柔毳鈎爪踞牙藏
鋒畜銳弭耳宛足伺間借勢暨乎奮鬣舐脣條來忽往暝

日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於齧齧屈
巴蛇於指掌踐籍則林麓摧殘哮呼見江河振蕩服猜心
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

麒麟

說文曰麒麟仁獸也馬身牛尾肉角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麟生

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為麟

爾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

禮記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麟

麟在郊藪

詩國風麟之趾日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左傳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為不祥麟仁獸聖王嘉瑞時無明王
出而遇獲仲尼悲周道之不與感嘉瑞無應故因魯春秋
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一句所感而作故所以為終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將車者也子採薪

於大野春秋經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

也而獲麟瑞物時見獲麟焉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

不祥棄之于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使人告孔子曰有

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而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孰為來

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

子何泣矣孔子曰麟之至也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

是以傷焉

孔叢子曰叔孫氏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棄之冉有告夫

子夫子往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

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

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

兮我心憂因此幽憤作春秋焉

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偕

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

足求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松

子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麇羊頭頭上有

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蒙其

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春秋漢孔圖曰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麒麟闕日

無光宋均注曰麟木精木生於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

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綫也麒麟少陽精闕作

於地則日月亦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圃

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

至仁則出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狘呼厥反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旁出

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

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

裳而蒙至化者焉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

晉書曰王濬平吳被謗上表曰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

臣脆弱敢不悚慄

何法盛晉中興徵祥說曰麟屬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

足也

晉書載記曰石虎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

命司虞張昌往調之以駕芝蓋列乎充庭之乘

又曰呂光入姑臧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己瑞

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

三國典略曰徐陵東海郟人梁石右衛率擯之子母嘗夢

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之

以候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

破卵則出於郊

又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則麒麟臻其囿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循其母致其子

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麟臻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麒麟遊其郊野

牟子曰昔人不識麟問人荅曰麟如麟問者惡之曾見者

曰麟屬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然而解

太平御覽 卷八百八十九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虫之長也獸也牡曰麒牝曰
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說苑曰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
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
行紛兮其負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前有梧桐樓樓下皆有石麒麟二枚
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
東邊者前腳折折處赤如血父老謂其神皆含血屬筋焉
抱朴子曰麒麟壽千歲
論衡曰蝗虫飛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而蝗爲災麟爲
瑞麟四足不能自致人兩足安能自達是以呂望白首而
達也
又曰儒者說麟爲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五十

一至章帝豈聖人也

楚辭曰使麒麟可得羈而繫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班固兩都賦曰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

西涼武昭王麒麟頌曰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
而後處不入陷窞不罹網罟無德而至爲之折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八十九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獸部二
獬豸
犀
兕
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獸部二

獬豸

騶虞

犀

兕

象

金澤文庫

說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決訟命觸不直黃帝時有遺
帝獬豸者帝問何食何處曰食薦春夏處水澤秋冬處竹
箭松筠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忠直
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
獸張華曰今御史
法冠曰獬豸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臯繇治獄有罪者令
羊觸之臯繇勸羊跪坐事之

幽求子曰堯時獲獬豸緝其毛以為帝帳

唐書曰開元二十年有一角神羊產于京兆之富平縣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識者以獬豸名之

騶虞

說文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食白死之肉名曰騶虞有至信之德不食人

詩國風騶虞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則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異文不食生物有至德之信則應之

又草木蟲魚疏曰騶虞即白虎也文異尾長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也

尚書人傳曰文王因囚姜里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恠獸尾

倍其身名曰騶虞以獻紂

山海經曰騶虞如虎五色具一曰尾長於身出孟山亦出

鳥鼠同穴山林氏之國日行千里東京賦曰圃林氏之騶虞

晉書曰隆安中新野騶虞見

宋書曰元嘉二十六年琅邪有白騶虞見二赤虎從之

犀

爾雅曰犀似豕郭璞注曰形似牛猪頭大腹甲腳有三蹄好食黑色二角一在鼻上者食角也小而墮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晉書曰温嶠還武昌至牛渚磯云其水多恠物遂燬犀角而照之見奇形異狀或朱衣乘車馬嶠夢人曰與君幽明

道別何苦相照
書紀年曰夷王獵于社林得一犀牛

韓詩外傳曰太史南宮括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遣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離騷曰淹芳芷於腐臭淹漬腐臭棄駭雞於筐筥筥竹器也

范子計然曰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淮南萬畢術曰犀角駭狐犀角置狐穴狐去不敢復居也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縷音縷者以盛米置群雞欲

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角一尺以上刻

以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

其角為義導者得毒藥以此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則

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也為物食百草之毒及眾

木棘歲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

年輒復解

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多白犀

蜀王本紀曰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

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淵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也

林邑國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

林自開

南州異物志曰犀如象大色黑頭似豪猪食草木也

南越志曰高州平之縣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為之

開

劉欣期交州記曰有犀角通天向水輒開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犀有神者角有光曜白日視之如

角夜暗之中理皆燦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

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昔行野中見一死人鷺鳥

欲往啄之每至其頭輒驚走飛去惟而視之其頭中有犀

簪近此角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响無不靡以賄嬰災困乎角倚

傅咸犀鈎銘曰世稱雞駭之犀有以此鈎見遺者為之銘南州異物志曰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唯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令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爾雅曰兕似牛

郭璞注曰一角青色重三千斤

說文曰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為鎧幡豕之上其獸多兕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殪彼大兕

春秋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郟

論語曰虎兕出於匣

也。是誰之過。與。典守者過也。

國語曰平公射鵝

安音不死。鵝尾使堅。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問之。夕於朝。君告之。叔向日。君必殺之。昔吾先君

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

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鵝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殺

之。勿令遠聞。君怩顏厚乃趣赦之。戰國策曰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

若雲霓兕虎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王彎弓而射發而殪笑曰樂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

楚辭曰君王親發兮射憚青兕憚驚也言懷王是侍親自射以言嘗從君田獵今狩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時獵雲夢欲射殺隨兕者中公子培去音劫王奪而射之王怒曰何其暴而不帶也欲誅之左右

諫乃止不出三日子培病亡楚與晉戰於兩棠之地大勝賞有功者子培之弟請曰人有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於

車下臣兄常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日故臣兄刳而殺之果有病死王乃檢故記果有之遂賞子培弟也

淮南子曰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畏見兩虎不鬪於伏兕之旁畏見

論衡曰尚父伐紂渡孟津杖鉞呼曰蒼兕蒼兕按蒼兕水獸也善覆舟因令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獸時浮出一身九首人惡畏之未必能覆舟也亦謂之蒼雉

身九首人惡畏之未必能覆舟也亦謂之蒼雉

西都賦曰狂兕觸蹶因北郊之野

江賦曰水兕雷咆乎陽侯

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若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

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

左傳襄四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又定上曰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

師燒火燧繫象

漢書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漢書曰武帝元始二年南越獻馴象注曰能拜隨人意

吳志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傑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伏之

又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儻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

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而誰也

三國典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率步騎開批杷門出戰初嶺南獻二象下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負之以樓束刃於鼻令崑崙馭之以戰楊忠射之二象反走

隋書曰劉方授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梨

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以弩射象象中瘡卻蹂其陳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賊馘萬計

唐書曰自永徽已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參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曰王者不尚異物不貴難得之貨今官用費而物性不得非宜也悉放荆山之陽

又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弭災患力兼十象強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夫作法於儉其弊猶奢誰能制止故聖人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誠奢書云珍禽奇獸不育於國方知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帝王世紀曰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為之耕又云禹葬會

稽祠下有羣象耕田

萬歲曆曰成帝咸康六年臨邑王獻象一知跪拜。○文子云見象之牙知大於牛

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髦象之約高誘注曰髦象肉之美者

吳錄地理經曰九真郡龐縣多象象生山郡內及日南儋之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舡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勅付使者

論衡曰象耕鳥耘虛言也五帝三王皆有功德何獨為舜禹也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草

土蹶草盡若耕耘也

又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鈎無便故也

蔣子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不可論也夫象見于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博物志曰南海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

晉諸公譜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為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

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而殺象象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

還越。○萬震南州日南傳曰扶南王善射獵每乘象三百

頭從者四五百人

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沉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爾窮其主得乃已也

異苑曰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爲太守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而取其郡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徒

王韶之始興記曰伊水口有長洲洲廣十里平林蔚然有

群象野牛

法顯記曰藍國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塔傍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有群象以鼻取水雜香花而來供養

後魏書曰乾陁國好征戰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持刀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種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閒象皆青黑唯西方佛林大食多白象又雲南豪族家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漢使至其國輒舞豹飾以金羈皆合節奏乾符中占城獻馴象亦能蹈舞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一
 獸部三 北平 虎上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而為虎
 易履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又頤卦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易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虎始嘯
 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禮記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一

獸部三

虎上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而為虎

易履卦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又頤卦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易革卦九五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虎始嘯

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禮記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

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左傳宣四年曰若敖娶於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淫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奔諸夢中夢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春秋考異郵曰三九二十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春秋演孔圖曰天命湯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

爾雅曰魑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魍黑虎離音叔魑胡甘切

漢書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蠹

又曰宣帝元狩南郡獲白虎以為寶

又曰李廣北平郡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矣

又曰馬遷書曰猛虎在山中百獸震恐及陷檻穿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又曰李敢子禹有寵於太子禹有勇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劍斫絕纜欲刺虎上壯之遂放焉

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光武時為弘農太守先是崤澗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後徵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返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又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檻為機以捕獸穿謂穿地陷之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

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夫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

又曰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

雲夢澤今在安永初小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

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至化之代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

雖不德敢忘其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

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又曰童恢字漢宗爲不其令戶人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

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

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一乃踊躍自奮遂放之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劉陵字孟高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從他縣陵之官脩德政踰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

漢皇德傳曰世祖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返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翁卽禽世祖問曰禽何向並舉首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

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

虎食物值耳卽止以觸其諱故或謂之於魑

於音烏今江南白關山夷呼虎爲魑東西或謂之伯都也

風俗通曰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牟氏公所化爲呼李耳因喜呼斑便怒

龍魚河圖曰懸文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
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
令人知之泄則不驗也亦勿令婦人見之

春秋後語曰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強國莫過於秦楚
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
善楚也

又曰秦惠王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莽年不解或謂寡人
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自為決願子為寡人計之
軫曰亦嘗有以下莊子之刺虎聞於王者乎王曰不聞軫
曰卞莊子方刺虎而卞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
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
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而顧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
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莽年不解是必

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二實此猶卞莊子

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卒不救待其敗而攻之果大尅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葬昌門外金玉精土為白虎

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宋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濺虎虎

終不敢動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

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押押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其名

今榮陽成山海經曰孟山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也

又曰狄山爰有熊文虎幽都之山黑水上有玄虎

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

又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天行之夔而右搏雕虎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鄲還音不得入

又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今君失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列子曰梁鴛曰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血氣者性也夫食虎物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恐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恐怒也莊子同

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眾逐虎望見馮婦趨而

迎之孫卿子曰見寢木以為伏虎

呂氏春秋曰衣人在寒食人在飢陳思王稱投虎千金不

知一豚肩

淮南子曰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

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虎而

能伏之也

又曰虵不可使為足虎不可使緣木

淮南萬畢術曰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又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啓戶而入虎搏而

殺之方其為虎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

虎也且猶將也

又曰虎嘯則谷風生

說苑曰孔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

抱朴子曰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色皆白

又曰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虎狼之室何以避之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
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自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
又曰山中寅日稱虞史者虎也

又曰蔡謏入山遷其家云被謫到崑崙崑崙山下白虎螻
蚘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舡大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
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甚驗

又曰桃梗葦茭畫虎謹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
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閻百鬼鬼無

道理妄與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
以臘餘文飾桃人畫虎於門皆是追效前事冀以禦凶也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虎負子渡江按虎毛婆娑豈犯陽

侯波里語云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尙有懼況虎耶若

德被四海虎亦能至鬼方也

璵語曰周王欲殺王子亓咎立伯服釋虎使執亓咎叱之
虎弭耳而服

蔣濟萬機論曰猛虎不處卑勢鷲鳥不立垂枝也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一
矢斃鬪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渡器示
厭服之也

又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嘗向余說曰東海人黃
公少時為幻秦末有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

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朝亦取
之為角抵戲焉

壬子年拾遺錄曰始皇二年嘗涓國畫工者名烈褒刻白

魏名臣奏曰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詔曰
下民厭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斯實得計於時
而名垂於後

晉令曰諸有虎皆作檻穿籬柵皆施餌捕得大虎賞絹三
疋虎子半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博物志曰江陵有人化爲虎俗云猛虎化爲人好着紫葛
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爲虎

又曰虎知衝破又能畫地下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
偶謂之虎卜

孝子傳曰楊香其父爲虎噬忿憤搏之父免害

又曰郭文舉爲虎探鯁骨虎常銜鹿以報之
括地圖曰越俚之民老者化爲虎

王孚安成記曰平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隣人格虎虎
走趨其孤廬中卽以蓑衣覆藏之隣人尋跡問寶寶曰虎
豈有可舍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志
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裴淵廣州記曰興寧縣義熙四年忽有數十大鳥大如鷲
少焉化爲虎

周景式廬山記曰有姬事康王廟林中有一虎祠祭輒以
餘肉及骨與之有人惡畏之姬使避之人去復來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春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
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

見民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

竹杯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時於宣武場上爲
欄闌虎使力士逆與之搏縱人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

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僻易顛仆戎安然
不動帝於欄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學於羊十四傳祖父業多所綜
覽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按劍瞋目斬羊腹虎
乃各以其半羊去業字子春為縣令
述異記曰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生角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呼曰封使君
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異苑曰太元末徐相出門仿佯見一女子因言曲初調便
要相入草中相說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相着
背上逕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唯見虎跡旬日虎夜送徐
相着門外
又曰樊陽鄭襲太元中為廣陵太守閣下騶忽如狂奄失

其所經日裸身吟呼膚血流離問其意故云社公命令其
作虎以班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遽躍神怒還便剥
皮以着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又曰都陽相闢以太元十九年殺犬祭鄉里緩山煮肉不
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相闢以生肉貽我當請令自食也
其年便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班衣衣之即能跳透噬逐
又曰彭城劉黃雄以太元中為京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
停於邏宿此邏多虎劉極自防衛繫馬於戶前手刀布於
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又曰邵都梁馮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
其背恭中宵展轉之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
蹲在腳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加也
又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及鱷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

投與魚虎虎不噬則爲有理穢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幽明錄曰桓大司馬鎮赭圻時有柯參軍晨出行於田野
中溺死人鬪讎上還晝寢夢一婦人語云君是佳人何以
見穢污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敢無行夜出者何常
穴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忽囓斷陰莖卽死
又曰晉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曾遍令善相
者相宮人李太后給皂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
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
相者之驗而惟存虎害凡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因
以手撫欲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崩
神仙傳曰介象入山翼遇神仙臥石上有一虎往紙象額
寤而見虎謂虎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

汝來試我者汝自去虎乃去
搜神記曰蘇易者廬陵婦人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
里至大曠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悟
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虎負易送還并送野肉於門
內
又曰漢江之域羆人能化爲虎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發
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間
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
急用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卽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出
之我尋視之化爲虎卽上走
續搜神記曰丹陽縣人沈宗居在縣下以下爲業義熙中
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着皮袴
乘烏馬從者一人亦着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

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告之東向吉西
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着甌中狀如牛飲既出門東行
百步從者及馬皆化虎自此以後暴虎非常
又曰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
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果還云虎將
去數十步忽然復送歸政遂精進爲道士
又曰潯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爲虎毛色牙爪
悉如真爾鄉人前將軍周眈有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
妹亦俱行既至奴語二人云且高樹上視我所爲如其言
既而入草須臾見一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爲可
畏少時復爲人奴語二人曰歸家慎勿道後向等輩說之
周得知飲淳酒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唯於髻髮
中得一紙畫作大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

事已露遂具說有術具以三尺布巾一赤雄雞一斗酒受
此法俗說曰栢石虎是栢征西兒未被舉時西征出獵石
虎亦從獵圍中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虎曰惡
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惡子答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逕
至虎邊便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還伏
惡子持箭便還
又曰齊沈僧照別名法朗攸之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應
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
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金樓子曰孔子遊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共戰
攬尾得之內於懷還問子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
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下士
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懷石盤曰夫子知

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曰上士殺人云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云何曰用言語下士殺人云何曰用石盤子路乃弃石盤而行

國史補曰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旻而息於山下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踞地一吼山石震烈旻揮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吳氏虎賦曰蓋其狀也誕節緩腕續背連骸細腰鼓胷方口大鼻似黼組雜間若錦繡相連

豹

說文曰豹似虎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廣志曰豹有赤豹南山有玄豹南多赤豹狐死首丘豹死

首山是性之異也詩義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手白而文黑謂之白豹也

帝王世紀曰紂為玉箸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躡豹胎散宜

牛獻紂黑豹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於懷塗山得玄豹

以獻紂免西伯之難

莊子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處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

戒也然不免於網羅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

管子曰武王為侈靡令人貂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

金臣家羅千鍾未得一豹皮

韓子曰虎豹不用爪牙與鼯鼠同威

文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獲狄之捷來格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

又曰高山險阻深林榛薄藜木曰榛虎豹之樂也人入之

而畏川谷通源積水重淵龍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范子計然曰豹皮出南郡山林風氣大積出於南郡

雜道書曰南海博羅縣有羅山高入雲霧諸仙人所遊之

山也上有豹獸似猴猴南海人名之爲累下山皆之

洞冥記曰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爲脯食

之不飢

馮邪說鄧禹書曰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曰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

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

後秦記曰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

歎始學書藝

林邑國記曰西南界有啜臆蟲食死人肉豹皮覆尸畏而不來

謝朓詩曰雖無玄豹姿且隱南山霧

晉中朝大駕鹵簿曰豹尾車駕一蘭臺符節令史載自豹尾後鹵簿盡

徐廣車服注曰乘輿之後有屬車最後一車懸豹尾

駮

爾雅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說文亦同

說苑曰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

吾聞之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

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鴝鴒食駿音鷓

音鷓鴣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

之出必駮駮馬而出敗乎公曰然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
 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豹可以禦兵其人山
 晉郭璞駮替曰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髮驤首噓天雷鳴
 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獸部五
 馬一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鼻二歲曰駒三歲曰駮
 兆音八歲曰馱音八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駮八尺曰龍駒音
 駮途音北野之良馬也駮駮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
 爾雅曰駒駮馬野馬駮音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昆蹄野善
 升獻音山形似餽上大下小時有昆蹄之馬蹄平如昆
 枝蹄研善升獻小領盜驪音盜驪音里馬也領音項也昆
 盜驪音絕有力駮音八尺高膝上皆白馬音後左脚四
 驪音散膝四蹄皆白首音馬蹄也前足皆白駮音下雞
 皆白音切巨俱前右足白啓音左傳也左白蹄後右足白驪左
 白鼻音驪音流音馬白腹驪音切魚素驪馬白跨驪音黑
 跨音髀音間白州驪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獸部五

馬一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鼻二歲曰駒三歲曰駮
 兆音八歲曰馱音八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駮八尺曰龍駒音
 駮途音北野之良馬也駮駮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
 爾雅曰駒駮馬野馬駮音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昆蹄野善
 升獻音山形似餽上大下小時有昆蹄之馬蹄平如昆
 枝蹄研善升獻小領盜驪音盜驪音里馬也領音項也昆
 盜驪音絕有力駮音八尺高膝上皆白馬音後左脚四
 驪音散膝四蹄皆白首音馬蹄也前足皆白駮音下雞
 皆白音切巨俱前右足白啓音左傳也左白蹄後右足白驪左
 白鼻音驪音流音馬白腹驪音切魚素驪馬白跨驪音黑
 跨音髀音間白州驪

州巖於尾本白驪尾白也尾白驪音郎頰白顛載星也白達素
 懸謂素鼻莖也俗所面頰皆白惟驪額頰回毛在膺宜乘日俗
 謂之宮府馬伯樂相馬法旋在肘後減陽在幹骨幹背闊廣皆別旋毛逆毛居驪逆毛刺來牝驪牝馬六尺已
 玄駒裏驪曰此即驪裏古之良馬或牡曰隲今江東呼牝
 日駘草馬也駢白駢黃白驪詩云驪駢馬黃脊驪奇連驪馬
 黃脊駢青驪駢今之青驪驪驪色有淺深班駢駢青驪駢
 驪驪白雜毛駢今之黃白雜毛駢今之桃陰白雜毛駢
 陰淺黑今之泥駢也蒼白雜毛駢形白雜毛駢形赭也白馬黑驪
 駢白馬黑脊駢七全黑喙駢一目白駢音二目白魚似魚
 既差我馬宗廟齊毫尚純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周易說卦曰乾為馬
 又坤卦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說卦曰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音足為作足為的頰
 又曰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駉馬
 又屯卦曰六四乘馬般如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
 又下繫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又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王弼文言注曰以龍叙乾以馬
 明坤隨事義而取象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孟夏之月天子駕赤
 駢孟秋之月天子駕白駢孟冬之月天子駕鐵驪
 又學記曰始駕馬反之車在馬前
 又內則曰馬黑脊而般臂漏漏當為雙如
 又曰大夫士卒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步路馬必
 中道蹙路馬芻有誅路馬死埋之以帷
 詩國風卷耳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融貫玄黃皆病

又魯頌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牧

于坳野而史克作是頌史克魯人也駟駟牡馬在坳之野駟馬良馬

也坳遠薄言駟者有驕有臯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驪馬白

野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駒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

驛日黃彭彭有容力也駒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

騅有駟有駟以車伾伾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

有力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雜

以車釋釋青驪驪曰驪黑身白鬣曰駟善走也駟駟牡馬

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日駟形白雜毛曰駟豪駟日駟二目白曰魚祛祛疆健也

又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駟如舞叔于田乘乘黃

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駟雁行

又白駒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空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左傳僖十五年曰秦晉戰于韓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鄭

馬名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

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

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

輿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公

戎馬旋渰而止公號慶鄭鄭日復諫違卜固敗是求遂去

之

又曰昔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日有班馬之聲

夜遁馬不相見齊師其遁

又昭四年傳日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日不可公日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

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日恃險與馬而虞鄰國

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又宣上曰宋人以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又昭七年曰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墜而死墜墜也

公將為之櫛櫛為作子家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

後肅爽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

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奔國家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又定下曰衛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向魋欲之向魋

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

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

取中廐藏外廐也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長矣

周禮夏官下曰校人掌王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辨

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

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

路駕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給官中之役家四閑馬二種閑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

為三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
 春祭馬祖執駒馬租天馴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鄭司農
 歲日馳玄謂執駒也春通淫之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牧
 始養馬者其人未開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秋祭馬社臧
 其蹄齒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駮之五路之僕冬祭
 僕馬社如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云冬祭
 馬步獻馬請馭夫馭夫神為災害馬者馭馬見成馬於王
 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頌之馭馬齊其色也飾幣馬
 執朴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
 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凡賓客受其幣馬
 輿圍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凡賓客受其幣馬
 賓客之幣馬來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
 朝聘而享土者將也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靈田獵則師驅逆之將也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禮凡國之使
 祈沉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凡國之使
 者共其幣馬用和觀凡軍事物馬而頌之物色齊

又夏官下曰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也任止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掌駕說之頌之用馬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所所屬治巫馬掌養
 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
 知所疾也乃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
 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
 又曰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駮攻駒及
 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九者皆有政教
 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為逸鄉司農云馬三歲曰駮
 二歲曰駒散讀為中散大夫之散謂駮馬耳令善驚也
 去謂逸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教駮始乘君之也
 攻駒制其蹄鬻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
 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正校人真選校人真選選者選擇可備負者
 平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大小
 爾雅曰駮牝騊駼牝玄駒裏駮駮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

又曰圍師掌教圍人養馬春除葍覺既始牧夏序馬冬獻
 馬射則充樵質茨牆則剪鬪葍馬也馬既出而除之新
日中而日出日中而不故字序為訪同葍也葍蓋也圍人掌養馬芻牧之
言鈇樵之在也圍人掌養馬芻牧之
 事以役圍師使令馬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實客之
以賜之者詩云解無予之路車厥馬亦如之厥馬遣車之
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又夏官土日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

日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

惡馬鄭司農云細讀為亢其離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

之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吏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

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

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

不任用非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

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賈買禁原蠶者原許也大支辰為

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馬蠶書蠶為龍精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又憲問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也德

周書曰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馬陰羽冕旌冕旌也周

公旦主東青馬黑驪謂之母兒周公主東則太公主西也

又曰義渠以茲白茲白者白馬倨齒食虎豹義渠西戎也

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問於

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為川故出放

之用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騶身朱髯雞目者
取九六焉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
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十
鑑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
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南海輸駿馬
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為地
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以理
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為王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
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淮南子曰八九七十二耦以乘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

故馬十二月而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龍魚河圖曰白馬玄頭食之殺人下病食馬肉亦殺人無
以賣馬錢娶婦

洞林曰殷鴻業來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馬南行西北走
逕趨木家化為狗賴子救之不成咎鴻業丁酉生後八月
中有急事借馬南出行數里馬歛驚更西北走向戌地入
李家遂落地馬因齧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見傷也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

圖鄭玄曰龍象馬也赤文而綠色

廣雅曰飛兔飛鴻野麋娥鹿騶吾走狐桃驟音黎金喙馬屬也

方言曰馬食橐關西曰掩橐音鶻或曰掩兜或曰樓兜

字林曰羈方問切衆馬走也。馱却扇切馬卧土中也。鞮音馬帶切也。鞮馬勒也。鞮切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獸部六

馬二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驪驥溫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又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病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請爲王言六畜之葬以籠竈爲槨銅鑿音鑿爲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又曰巴蜀沃野西近邛笮有笮馬旌午。又曰馬蹄躐千躐切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陸地牝馬二百蹄牛蹄角千皆與千戶侯等

又曰東胡使求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羣臣曰千里馬
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與人隣國奈何惜一馬遂以與也
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
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

又曰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人有以千金求市千里馬
而不能得於是與涓人金請為市之賞千金覓之而絕域
有千里馬已死乃用五百金市其首而還王怒曰安用死
馬首乎徒費五百金涓人答曰死馬首尚用五百金況生
馬乎天下以王好馬馬必將至矣未朞年果有獻千里馬
者三疋

又曰任安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心
同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家監使養惡齧馬

兩疋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任安曰將軍尚不
知人乃況家監也

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苦莽

慨苦莽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

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

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怒妄言

推金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利

廣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漢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又曰萬石君過官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又曰不建為太僕奏事自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
五今乃四獲譴死矣又不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
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

又曰初天子發易書發易書以下也以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

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上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

又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在朔方北元鼎四年馬生渥洼

永中作天馬之歌

又曰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言大宛國喬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馬母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也

又天馬歌曰太一貺天馬千里下露赤汗沫流赭大宛馬汗血沾濡志倣儻精權奇籥浮雲籥音躡言馬 瞻音奄上馳體容與

逝音逝今安匹龍為友

又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曆無草徑

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來龍之

媒天馬龍之類馬來遊閭闔觀玉臺龍必至之媒也

又曰孝武之世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
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龍文魚目汗血之馬皆

充於黃門

又曰烏孫國大崑彌治赤谷城山多松柏不田作種樹畜

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

又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驂乘且王良執
韉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草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
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又曰御史大夫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馬十歲齒平不得出關

又曰昌邑王賀召皇太后莫下馬乘之

後漢書曰光武時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
百金帝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又曰劉盆子既立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絳油屏泥於軾前絳

又曰更始既誅王莽乃北都洛陽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
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

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
皆死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又曰賈復持劉嘉書北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
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
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又曰馬援征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表土之曰
夫行天莫若龍行地莫若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
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
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
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
子阿臣援嘗帥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效驗
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
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得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

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備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又曰卓茂為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頗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請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爭如此
又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又曰光和元年京師馬生人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又洪範五行傳云秦孝公二十一年傳有馬生人非其類也必有非姓者其後始皇蓋呂不韋子終以絕嗣此非姓也

又曰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駮驥廐丞領受邵國調馬善馬也調謂微發也豪右率推馬一疋至二百萬前書音義曰率障權專也謂障除人

又曰明帝賜東平王蒼陰太后器服及遺宛馬一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
又曰明德馬后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襪襪臂衣今之臂韠以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嗔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蒲奴感上切

免馬二十疋大豪嘗以金渠八枚遣奐奐召主簿張邠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得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以入懷盡還不受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勳帝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後諫矣事具職官部光祿篇

又曰吳漢兵守成都公孫述將延岑遣奇兵出吳漢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又曰杜林字伯山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遣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遺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伯山所以勝我也

又曰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爲塞外草美可不須馬穀其各以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侯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動勅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虜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人問起居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論六尺卽賜錢五百萬

又曰桓典爲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軍戰敗布得操騎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魏志曰穢國出菓下馬漢時恒獻之馬高三尺乘於菓樹下行

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憲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又曰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驊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又曰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使于禁及王粲夫時所遺騶吾鐵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先以付往此二馬朕常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耳

又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帝嚙膝帝大怒即殺之

魏書曰曹公所乘馬名絕影為矢所中傷頰及足

吳書曰孫堅於西華失利堅被瘡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嗚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又曰諸葛恪為將蜀使至上謂使曰元遜為將軍君還蜀可報丞相為致佳馬恪起陳謝上曰卿未得馬何為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廩陛下有詔臣必得之是以謝也

吳志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瑋瑋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何苦而不聽與交易

九州春秋曰初呂布驍將侯成遣客收馬五十疋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升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

江表傳曰孫策性好獵將步騎數百策驅馳逐鹿所乘馬
 精駿從騎絕不能及策嘗於十餘里外逐鹿食其肉
 又曰孫權征合肥駿馬止津橋橋南已撒丈餘無板谷吉
 利在焉後使權持鞍授鞵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
 渡此即所謂津橋也
 趙充國傳充國以馬是來策嘗擊匈奴匈奴曰此皆府訊
 曰夫登車不悅登車不悅策嘗擊匈奴匈奴曰此皆府訊
 西漢志此蓋策嘗擊匈奴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前漢書曰元龜
 草中此蓋策嘗擊匈奴
 不賦此蓋策嘗擊匈奴
 是書曰此蓋策嘗擊匈奴
 騰書曰此蓋策嘗擊匈奴

